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潘美月・杜潔祥 主編

第 21 冊

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

張哲愿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張哲愿 著——初版——台北縣
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97〕

目 2+15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編：第21冊）

ISBN：978-986-6657-19-1（精裝）

1.（元）方回 2.傳記 3.學術思想 4.詩評

851.4574

97001075

ISBN 978-986-6657-19-1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6657-19-1

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

作 者 張哲愿

主 編 潘美月 杜潔祥

企劃出版 北京大學文化資源研究中心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初 版 2008 年 3 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精裝）新台幣 46,5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

張哲愿 著

作者簡介

臺灣省彰化縣人，一九七六年生。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台中家商國文教科教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古代文論」、「評點學」、西方文論之「接受美學」與「後現代主義」等。撰有〈「瀛奎律髓·論詩類」述論〉、〈李重華「貞一齋詩說」的詩論〉及〈魯迅小說中的死亡意象〉等論文。

提 要

本書是以民國九十二年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為底本，再修改而成。

本論文關注的主題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是方回詩學問題的再釐清。方回的詩學與詩觀是歷來學者研究最深入的部分，本文在前人的基礎上，嘗試對一些問題做出新的界定或再釐清，其中問題之一便是歷來學者常將方回的正典範部分視為江西詩派，然後以此為基礎去討論他的詩觀，如此一來就已有先入為主的印象了，就筆者閱讀與比較方回論詩的資料後，發現這樣的認識可能有偏差，有待再重新釐定。又有學者認為方回的正反典範雙方總是水火不容，而方回編纂《律髓》的原因就在於將風靡當時的反典範勢力——四靈、江湖詩派擊垮，復歸江西詩風。這也是迷思之一，以筆者參考部分前人研究之言，並深究《律髓》的評點之後，發現方回扭正當時詩風的方法，正是要為宋詩尋找新出路，此是本文探討的主題之一。

本文關注的另外兩個主題是方回的選詩與評點部分的研究，形成兩大塊論述場。方回編《律髓》具有創新出路之企圖，雖書中選詩或有爭議，然此皆肇因於後來評者與方回觀念不同所致，因此在第三章闡述方回的詩觀之後，我們就能進入下一階段，分析方回選詩的特點，並希冀藉此將紀昀或者其他評點家的不同意見，作現象比較的闡述，然本文並不執意分出孰是孰非，而將重點放在描述兩家互斥的言論背後的成因，構成本文之第四章。而此一概念也將進入第三個主題，即關於方回評點的研究，本文除了分析他評詩的特點之外，也期望能以此為綱，連帶解決部分兩家互斥言論的背後成因。此即第五章「《律髓》評點分析」的基調。以上就此三個主題，探究方回詩學與《瀛奎律髓》，希冀能有新的研究成果。

謝 誌

謹以本書獻予恩師游喚教授！
感謝其對我多年來教誨與指導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二、研究現況概述	2
三、研究資料與文獻	4
四、研究主題與方法	8
五、《瀛奎律髓》體例溯源與分析	11
(一)《瀛奎律髓》體例溯源	11
(二)《瀛奎律髓》體例之意義	20
第二章 方回生平及其學詩歷程	27
一、方回生平概述	27
二、學詩歷程	29
三、小 結	36
第三章 方回的詩觀	39
一、詩法論——從句法到活法	39
二、風格論	43
(一)淡味與自然	43
(二)瘦 勁	45
(三)清新與新熟	45
三、「格」論——詩以格高爲第一	47
四、典範體系論	50
(一)杜甫詩法來處	55
(二)盛唐諸家	56
(三)一祖三宗	57

(四) 梅聖俞與張宛邱	60
(五) 呂居仁、曾幾	61
(六) 江西之變——從乾淳諸家到趙章泉	62
(七) 反典範——唐宋之晚唐詩	65
五、小 結	69
第四章 《瀛奎律髓》選詩分析	71
一、選詩基礎條例	71
(一) 因一聯一句而選	76
(二) 依人品決定	76
(三) 依詩家特性大量集中選詩	77
(四) 具有特殊教學意義	79
二、據道學家詩觀選詩	82
三、其他特殊選詩條例	86
(一) 參考前人選本而選	86
(二) 選之以見某事物	88
(三) 分類選詩之失	90
四、小 結	92
第五章 《瀛奎律髓》評點分析	95
一、夾註夾評法	96
二、摘句評點	99
三、互參法	101
(一) 「引詩人自己詩句」之互參法	102
(二) 「引他人詩句」之互參法	103
四、舉他家評論共賞	108
五、重選異評	110
六、以選代評法——以卷三十六「論詩類」為例	113
(一) 借「博議」的觀念一窺奧府	114
(二) 論「立志不高」、「用心不苦」、「讀書不多」 與「從師不真」	115
(三) 〈論詩類〉六詩析論	117
七、小 結	122
第六章 結 論	125
書 影	133
附 錄	135
參考文獻	139

第一章 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唐乃詩之朝代，創近體並發展至顛峰，其藝術成就更有如是詩史中之銀河，璀璨卻不可及。宋人生當唐後，雖在詩人或作品之量上均遠過唐人，但面對前驅詩人如此成就，也不由得大嘆「好詩已被古人作盡」〔註1〕。再者，宋代詩風不輸唐朝，君主愛詩，上行下效，文人大皆能詩，這實是宋人艱苦經營成就，然從宋初之九僧體、白體與西崑體，皆是續唐風而起；後歐陽脩（1007～1072）、梅聖俞（1002～1160）矯以平淡，亦多有王孟味道；之後王荊公（1021～1114）開學杜先河，雖有蘇軾（1037～1101）以文入詩，才氣縱橫，後人難繼；隨後江西法席盛行，杜風瀾漫直至宋末，最後縱有四靈、江湖之餘響，然亦師法晚唐，又走回宋初舊路，有宋一代，宋詩人總是活在唐人陰影底下，宋末元初的方回（1227～1307）便是在這背景下選編、評點《瀛奎律髓》，本書共選唐宋詩人三百七十六家，五、七言律詩合計二千九百九十二首〔註2〕，而區分為四十九類，體製不可謂小。自元至元二十年（1283）寫成，不僅成為明人論詩所參，更成私塾家學問之學詩範本，而在進入清朝開啓宗唐、宗宋論爭下，《律髓》尤受到高度重視，也備受審驗與駁難，歷來再評點者今尚可見的就有十二家，影響後人頗深，是欲成就律詩之學，不閱此書則大失矣！筆者自入研

〔註1〕 陳善（？～1176）《捫蝨新話》曾說：「文人自是好相採取。韓文杜詩，號不蹈襲者，然無一字無來處。乃知世間所有好句，古人皆已道之，能者時復暗合孫吳爾。大抵文字中，自立語最難；用古人語，又難於不露筋骨，此除是具倒用大司農印手段始得。」收錄於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六冊，頁5563。本文所引宋代詩話皆從此出，以下再引則於文後括示篇名、冊次與頁數，不另再注。

〔註2〕 原應三千零十四首，二十二首重出。

究所以來多涉文論，觀其內容，除盡得律詩之法外，於唐宋詩論尤豐，另有評點手法亦可觀，乃是合理論與批評之良範也，惟今人論之不多，余不敏，思應有可再闡釋之處，尤其生當此時，資訊發達，中西文論亦交往密切，拜此之賜，過去已難置喙之處，又萌新機，而學者眼界亦廣，今日再看《律髓》，當有不同以往者，願試之，此乃本文之研究動機。

再深究之，本書選詩人與采詩皆非漫選，蓋有爲而作也，其意爲何？歷來論者多視其爲江西最後的旗手，然筆者細閱方回論詩著作，似不盡如此，其堂廡應再廣耳。此欲論者一；再者，今人研究《律髓》多著重於闡釋方回詩論，或取紀昀批之《瀛奎律髓刊誤》一較方、紀二批之優劣，對其選詩與評點方面的研究較少，故本文集中於此發揮，於第四、五章分別論述，以求新發。此有待論者二。是以本文合此二者爲研究之目的，闡釋於以下四章。

二、研究現況概述

就《瀛奎律髓》一書而言，從其成書至清朝，之間論者多採評點形式，亦即對方回與其評點之再評點。現今可見者有馮舒（1539～1649）、馮班（1602～1617）、錢湘靈（1612～1698）、陸貽典（1617～？）、查慎行（1650～1727）、何義門（1661～1722）、紀昀（1724～1805）、許印芳（1832～1901）、趙熙（1867～1948）與無名氏甲、乙等十一家，其中馮舒、馮班、查慎行、何義門、紀昀、許印芳等六家不僅有評，而且詳加圈點，評點體例最爲完整。以上皆收錄於今人李慶甲集評校點的《瀛奎律髓彙評》（註3），頗爲詳盡可參，是研究《律髓》評點不可缺的資料。另有《彙評》未收之吳汝綸（1840～1903）的《桐城吳先生評選瀛奎律髓》（註4）共計十二家。然此皆非有系統的批評，多是隨性的評論，以現今文學批評的角度來看，尙屬原始資料範疇。要對《律髓》具有系統性的研究則要到今人手上才能出現。

現今對於方回或《瀛奎律髓》之研究，除了文學史之外，大致可分爲單篇論文與專著兩方面。單篇方面論文方面，無論兩岸三地，多集中於探討方回的詩法論、

（註3）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以下若有引自本書者，簡稱《律髓彙評》，並於文後括示篇名、卷次、類與頁數，不再加注。

（註4）吳汝綸：《桐城吳先生評選瀛奎律髓》，北京：中國書店，1992。本書爲吳汝綸對《瀛奎律髓》加以刪選的本子，雖有評，然其選唐詩591首多於宋詩之435首，去晚唐、兩宋不甚著名詩家，又併山巖、川泉二類爲山水類，兄弟、子息二類爲家族類，省去論詩、遠外二類，是以「刪繁就簡，已與原書之旨，大異其趣。」見詹杭倫：〈清人五家瀛奎律髓評本得失論〉收於其《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79。關於吳評之得失分析亦可參本文。

風格論等詩觀。或有幾篇視《律髓》為研究的基礎，以其中所選之某類詩作為資料範圍，作唐宋詩之主題研究。^{〔註5〕}嚴格說來，此類論文並非把焦點放在《律髓》上，僅視它為採樣範圍。至於專著者，按成書年代排列，則現今僅潘柏澄《方虛谷研究》^{〔註6〕}、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註7〕}、張夢機《讀杜新箋——律髓批杜詮評》^{〔註8〕}與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註9〕}等四部，各有側重，提供後來研究者不同方向的範例，亦是作為本論文研究的基礎。以下分別簡述之。

- （一）潘柏澄先生撰《方虛谷研究》。本書側重於方回生平的研究，大者包括建立年譜與師友考察，並論及方回的文學、儒學與其著作中的宋元史料舉要，最後有方回著作考。此書最大的貢獻在於考證方回的生平交遊鉅細靡遺，尤其年譜旁徵博引，詳實可參，又細考周密《癸辛雜識》謗方回人品之言不實，替方洗刷那多年的冤屈，足見功力。本書提供後人欲「知人論世」研究時最可靠的資料。
- （二）許清雲先生著《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此乃其博士論文，先考方氏於今可見之作的版本，溯源辨偽，提供人們研究方回著作的參考；再者全面探究方回之詩與詩學的特色與成就，建立其文論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前一書較少論及的詩觀方面，研究者取二書並參，則對方回將有更全面性的認識。
- （三）張夢機先生撰《讀杜新箋——律髓批杜詮評》。此書與前兩部的研究角度不同，一改針對方回，轉以《律髓》之杜詩為論述場域，發揮作者的詩學涵養，詮評於方紀二批之間，為學者指出正解。這是另一種研究法的示範，不僅能增廣讀者的學識，更細膩地解決了方紀二人之間許多令人莫衷一是的爭執。
- （四）詹杭倫先生撰《方回的唐宋律詩學》。本書以其碩論《方回詩論研究》（1985）為基礎修改而成，就其後記所言，「正由於本書寫作之初的條件限制（案：指無法見及臺灣學者之研究著述），反而成就本書無所依傍的原創精神，使得其在資料的可靠性、結構的系統性、分析的獨到性等方面仍然具有獨立存在的學術價值。」^{〔註10〕}其論誠然，本書涵蓋方回的生平、學術及其著作的考證

〔註5〕從事此類研究者如林天祥著：〈從登覽詩看唐宋詩的差異——以瀛奎律髓為例〉，收於張高評編《宋代文化研究叢刊》第五期（高雄：麗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12月），頁143～159。

〔註6〕潘柏澄：《方虛谷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9。

〔註7〕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東吳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86。

〔註8〕張夢機：《讀杜新箋——律髓批杜詮評》，臺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註9〕詹杭倫：《方回的唐宋律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2。

〔註10〕同前註

與探討，兼具潘書與許書的特色。雖名為「律詩學」，然研究範圍除方回的律詩學之外，亦含括其哲學思想、美學，與對《文選顏鮑謝詩評》的探討，對方回的研究堪稱全面，而其分析與見解，亦詳實可觀。

以上是針對方回與《律髓》的研究現況的介紹。尤其四部專著之成果，是本論文作為接續研究最重要的基礎。而針對方回的詩學此點而言，大部分學者依然視其為江西詩派的擁護者，而筆者鑽研《律髓》時，發覺方回之用心概不僅於此，是在前人基礎上，本文聚焦《律髓》一書，以方氏其他著作為輔，再行探討，並將針對前人較少論及的《律髓》選、評體例的問題，展開闡述，其研究主題與方法論則於本章第四節中。

三、研究資料與文獻

根據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刊安徽省《徽州府志》（馬步蟾等纂修）卷十五藝文志著錄方回著述依經史子集分部計有：

經部——易類：《讀易析疑》、《易中正考》、《易吟》。

書類：《尚書考》。

詩類：《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一卷。

禮類：《儀禮考》、《衣裳考》、《玉考》各一卷、《禮記明堂位辨》一卷。

史部——別史類：《宋季雜傳》二卷。

傳記類：《先覺年譜》

地理類：《建德府節要圖經》。

子部——天文算法類：《曆象考》一卷。

術數類：《皇極經世考》一卷。

雜家類：《續古今考》三十七卷、《虛古閒抄》一卷。

集部——別集類：《桐江續集》三十七卷、《虛谷集》、《壁流集》。

總集類：《文選顏鮑謝詩評》四卷、《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詩文評類：《名僧詩話》一卷。

以上著作凡二十二種。（註 11）另加上未錄之《理度德三帝紀》、《咸德事略》（註

〔註 11〕 馬步蟾等纂修：清道光七年丁亥（1827）刊安徽省《徽州府志》。收錄於傅振倫等編：《中國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466～500。

〔註 12〕 據陳櫟《定宇集》卷七所言：「愚按虛谷至元庚寅辛卯間嘗作《理度德三帝紀》，又作一二百大賢大不肖傳，以為後世修史者張本。」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二〇五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270。（案：「一二百大賢大不肖傳」者當為《宋季雜傳》）。又方回《續古今考》曰：「回嘗著《咸德事略》書咸淳德祐十

12)，共計二十四種。〔註13〕今存者有《續古今考》、《桐江續集》〔註14〕、《文選顏鮑謝詩評》〔註15〕、《瀛奎律髓》與《虛古閒抄》五種，而又與論詩有關者，僅《桐江續集》、《文選顏鮑謝詩評》、《瀛奎律髓》三者以及後人輯錄的《桐江集》〔註16〕中相關的篇章。其中尤以《律髓》乃是方回評點學與詩學之集大成，且又針對當時或近人而發，衍生出一套唐宋詩學的概念，於本文目的更是貼近，是以本文決定選《律髓》為主要的論述平台，參酌其他相關篇章，建構方回的詩學與評點學。

而就當時方回著成《律髓》之因，按第二章中筆者整理的方回簡歷來看，《律髓》成書應是為了要作虛谷書院中的教詩教材，〔註17〕其五十六歲成立虛谷書院，五十七歲（至元二十年〔1283〕）序《律髓》，是書經過一年而完成，又按本文之第四章分析方回評點條例來看，有「重選異評」的現象，甚至自知而未改，據此推測應是分卷編次以為教材，前卷已經完成並教授學生，後來再選才發現，已不易改也。這是《律髓》做為教材的例證之二。是以推測《律髓》成書的目的可以有二，一者偏向功利實用，乃是做為私塾的教材；二者才是如同一般文論專著與評點，欲成一家之言，並扭正當時詩風。

上述是對研究資料的概論，以下敘述《瀛奎律髓》的文獻版本。此書《律髓》元朝似無付梓刻印，有鈔本，現存刻印版本則有「明成化丁亥紫陽書院刻本」、「明建陽書坊刊巾箱本」、「清康熙庚寅陳士泰刊本」、「清康熙壬辰黃葉村莊重校刊本」、

二年事，如史漢唐書紀之狀，別為諸臣，上及朱文公、呂成公、張宣公、二陸及欲為理廟十六相傳，未完賈似道傳，三大冊三卷。」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八五三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457。可知此二書皆為史部著作，然均不傳。

〔註13〕在此著錄方回二十四種著作與潘氏《方虛谷研究》（頁263～279）及詹氏《方回的唐宋律詩學》（頁216～235）中著錄之方回著作略有出入，比較如下：《徽州府志》多《鹿鳴二十二篇樂歌考》與《禮記明堂位辨》二書，然今皆佚，難以考知；二氏另錄有《筆記》一書，惟潘氏疑其為《續古今考》之不全抄本（頁277），故本文僅錄書名於註中。

〔註14〕方回：《桐江續集》，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一九三冊》，臺北：臺灣商務，1985年。以下所引《桐江續集》之文章，皆出於此，不再加注，僅注明卷次、頁數括於引文之後。本書為方回入元解官後之作，四庫本收詩文共三十六卷。

〔註15〕收錄於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頁1876～1909。

〔註16〕（元）方回著：《桐江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印，1970。以下所引《桐江集》之文章，皆出於此，不再加注，僅注明卷次、頁數括於引文之後。關於此書經昌彼得、潘柏澄與許清雲考證，乃後人輯錄之文集，非原來應寫於《桐江續集》之前的詩集，潘氏又疑當為佚失之《虛谷集》或《壁流集》。詳細辯證可參昌氏〈桐江集敘錄〉、潘氏《方虛谷研究》（頁267～269）與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頁3～19）等相關論述。

〔註17〕可參看本論文之第二章「方回生平與學詩歷程」之第一節整理的方回生平大事簡歷。

「四庫全書本」與「瀛奎律髓刊誤本」。(註18)關於本書之各種版本，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中考證甚詳，(註19)學者可參，以下僅擇其影響流行較大或是現今較易見者說明之：

(一) 明成化丁亥紫陽書院刻本《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方回《瀛奎律髓》於元時並無付梓，初刻於明朝成化三年（1457）丁亥六月之新安郡紫陽書院，有龍遵敘後序一篇附於卷末，詳述此編蒐羅、刻印的過程。現國

(註18) 關於《律髓》最早之刻印本，今有兩種說法：一、認為元朝即有刻本——「元至元癸未刻巾箱本」（二十四冊六函）此有李慶甲託其師陳子展於1979年從北京首都圖書館拍攝微卷，今其《彙評》前附有書影；二、認為元朝僅有抄本，最早刻本當是「紫陽書院刻本」。據《瀛奎律髓刊誤》引紫陽書院刻本龍遵敘序曰：「《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宋紫陽方虛谷先生之所編選。予蚤年嘗聞是編，不獲一觀。天順甲申，叨守新安，實先生鄉郡，因搜訪得其傳錄全本，間有舛訛，卒無善本校正之。續又得定宇陳先生手自抄本，共十類。定宇自識云：『惟節序類得虛古親校本抄之，餘皆傳錄本，疑誤甚多；雖間可是正……第惜不得全編通校之。於是又徧訪郡之儒者，因得各家所藏抄本讀之，亦率多殘缺脫落，得此遺彼，遂會取諸本通參訂之。』」（方回撰，〔清〕紀昀刊誤：《瀛奎律髓刊誤》，臺北：新文豐，1989年《叢書集成續編第一一四冊》景印《懺筆齋叢書》本，頁4。）陳定宇，名櫟，為方回晚年好友。當時離方回未遠，然不言付梓，不見刻本，所得皆為抄本，蓋無至元年間之刻本。許氏、詹氏亦秉此說。針對至元本，除李氏所見之外，其說來自莫友之云：「《瀛奎律髓》四十九卷，元方回編。至元癸未刊，其板至明天順間始廢。」見《書目五編·邵亭知見傳本書目》（臺北：廣文書局，1911年再版），頁627。對此許氏認為乃誤指「明建陽書坊刊巾箱本」，「蓋此刻本清宮原題元刊，民國以後始審定為明版。」見《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頁50。而詹氏亦反對有元至元刻本。對於李氏所見之至元刻本，詹氏認為：「李慶甲集評點校《瀛奎律髓彙評》，卷首載元至元刻本《瀛奎律髓》書影，經筆者比對，行款與首都圖書館藏清陳士泰刻本相同，而陳刻本自稱底本是龍遵敘本和建陽本。李慶甲先生可能誤將陳刻本認定為元至元刻本了。」見《方回的唐宋律詩學》，頁230。是以元至元刻本之說法，遭到否定。然筆者比對《瀛奎律髓彙評》前載書影，其元至元刊本與清陳士泰刊本之行款並不相同，是以詹氏所言所見亦不可解。而筆者尚未及見北京首都圖書館藏之元至元刊本，難以判斷兩造說法，故先於註中列出，並存疑待考。

(註19) 可參考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第二章「虛谷詩學著述考」之第一節「《瀛奎律髓》」版本考部分，頁48～56。而於正文中未說明之「明建陽書坊刊巾箱本」與「清康熙庚寅陳士泰刊本」在此簡述如下：「明建陽書坊刊巾箱本」據許氏考察乃福建書坊刻，今於臺北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有一部，原為清宮昭仁殿舊藏，卷末不載龍遵敘後序。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二字；批語起首空一格，單行，行二十一字，字體較正文略小。正文與批語，均斷句續。是行款、版式，均與紫陽書院刻本不同。然進一步比勘，除一、二字不同，恐係誤刻外，餘悉相同。殆亦據紫陽書院本而重刻歟！（頁50）而此本李氏編《瀛奎律髓彙評》未見著錄，是流傳不廣矣。又「清康熙庚寅陳士泰刊本」將方回之抹點處悉去，而類次也與諸刻本不同，故價值最低。

家圖書館有藏。卷首有方序，卷末有龍後序，此本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方評語雙行小字，每行十八字。臺北藝文印書館編印之四庫善本叢書及根據此縮印。另有日本成化十一年（1475）翻刻之朝鮮本，附有孝孫有慶跋，言翻刻之事，行款與紫陽書院刊本同，亦藏之國家圖書館。

（二）清康熙壬辰黃葉村莊重校刊本《瀛奎律髓》四十九卷

這是吳寶芝於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所刻，每半頁十行，行十九字；批語雙行小字，行二十五字。是書保留原書卷次與方回之抹點，並詳加校勘。現於臺灣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有一部，極不易見，大陸則有多部分藏各地〔註20〕。

（三）四庫全書本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於西元 1985 年印行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三六六冊》，原為清乾隆二十五年丁未（1787）由李光雲昆仲簽改，朱鈐等校。《四庫總目》云「內府藏本」，依許清雲考證，此即自明成化三年紫陽書院本。〔註21〕此本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一字；批語起首空一格，單行，每行二十字，字與正文同大。

（四）懋華齋重刊本之《瀛奎律髓刊誤》

此本為紀昀以吳書為底本，詳加塗抹之後，於清嘉慶五年庚申（1800）由李光垣據其師紀昀手批本付刻，稱為《瀛奎律髓刊誤》，保留了方回與紀昀之批語與圈點是這一刻本最有價值之處，也是研究評點者能清楚看到「點」者之佳本，宋澤元於清光緒六年庚辰（1880）重印，是今日所見之懋華齋重刊本，後由臺北佩文書局景印行世，臺北新文豐公司之《叢書集成續編第一一四冊》者亦同，本論文以此作為論述之底本，有缺疑處，依《瀛奎律髓彙評》校之。

另有今人各家排印本不一，然皆為大陸印行，且無法將方之圈點納入。今日所見最佳者為李慶甲集評校點的《瀛奎律髓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蒐羅有今日能見之各家序、各家評與《文選顏鮑謝詩評》。給予研究諸家評論《律髓》者很大的便利。是以本論文引文以叢書本《瀛奎律髓刊誤》為主，以此《彙評》為輔互校之。

以上為本論文研究之底本版本介紹。而研究資料的範圍，則包含今日可見的方回詩學著述，包括《文選顏鮑謝詩評》、《瀛奎律髓刊誤》、《桐江續集》與後人輯錄的《桐江集》中相關的篇章。

〔註20〕按李慶甲於《彙評》附錄四第 1914 頁中所錄，計有北京、上海、遼寧、吉大、南京、南大、安徽、浙江、湖北、廣東、中山大學、四川、雲南、雲大、貴州等圖書館

〔註21〕可參許清雲：《方虛谷之詩及其詩學》，頁 54。

四、研究主題與方法

本論文名曰：「方回《瀛奎律髓》及其評點研究」，從研究動機與目的而歸納出的研究主題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瀛奎律髓》之內容，有系統地論述方回的詩學，這是第一部份，作為本文之第二章「方回其人及其生平概述」與第三章「方回的詩觀」之主題；再者，有鑑於現今論者關注《律髓》選詩部分較少，特將此列為本文第二個研究主題，具體成果呈現於第四章「《瀛奎律髓》選詩分析」；最後是有關《瀛奎律髓》的「評點」的研究。是本文第五章「《瀛奎律髓》評點分析」的研究主題。

誠如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在《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宋金元卷》所說：

古人的作品一經批評，就能『別是眉目』，展現全新的藝術境界。如此批評或鑑賞，已不僅僅是復述古人之意，而是就客觀存在的文學作品，作深層次的藝術挖掘，不問古人是否自覺地意識到，這種「別是眉目」的批評方法，與今天的接受美學精神相通，尤重在讀者的藝術的再創造。（註22）

是可見評點之學與西方文論交互作用的新契機。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文學批評歷經過三個轉折，依序分別是以作者創作為理解依據的作者中心論範疇，以文本自身的語言結構等來理解文學意義的文本中心論範疇，和探討讀者的閱讀、反應與創作性理解為文學意義的根源為主的讀者中心論範疇，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文學研究者莫不為此歷程反思，在眾聲喧譁之後留下什麼成果與經驗？「二十世紀是文學批評的世紀」可以說是豐碩成果的最簡單表述，也是最大的概括。筆者以為這個歷程的「經驗」更應受到更大的關注與反思。這三個階段的歷程與其說是文學批評版圖的擴張，毋寧說是批評家視野的補足，也因此對文本的多面性有更深刻的體會，無論批評家採任何一種角度去詮釋作品，都可能對作品作出新的詮釋，獲得新的成就，但「經驗」告訴我們，批評家力求客觀而全面的批評理論卻從未出現，追求全面性的結果甚至可能出現「掛一漏萬」的窘境，無可避免的遺漏了更多精彩的「面」，這顯示了批評方法的單面性，尤其在讀者的期待視野（Expectant Horizon）（註23）的

〔註22〕顧易生、蔣凡、劉明今著：《中國文學批評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442～443。

〔註23〕「期待視野」是姚斯（Hans Robert Jauss，1921——）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指閱讀作品時讀者的文學閱讀經驗的思維定向與已經存在的結構，亦即指讀者原本已經具備的審美的經驗與能力。它可以體現在三方面：一、是讀者從閱讀過的作品中所獲得的經驗；二、讀者所處的歷史社會環境以及由此而決定的價值觀、審美觀、道德、行為規範等；三、讀者自身的社經地位，受過的教育，與生活經驗與藝術欣賞的水準。以上說法參考 Hans Robert Jaus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

侷限下更加凸顯，是以一個文本的內含意義將不會被一個人甚至一個時代將之詮釋殆盡，然而讀者對文本作全面性認識的渴望總也不斷代代提醒，是以文本的多義性與批評的單面性彷彿是一場永無止盡的攻城戰，而批評家——勞苦功高的讀者旗手，總要從不同方向領眾奔來，不同的方向體現不同的視野，對文本喧譁不同的噪音，並在經過驗證之後，成就一家之言。另一方面，也就是因為如此的渴望，同時彰顯了各家之言的不可或缺，這更是回顧經驗之後所必須體認的。有鑑於此，本文撰寫於廿一世紀之初，回顧前人筆路藍縷，乘其方便，避免蕪雜，借鏡三種中心範疇作為本文關注的方向，就作者、文本與讀者三種角度，探討「律髓的作者」與「律髓本身架構」中選詩與評點的問題，間及「律髓的讀者（如以紀批為例）」等三個面向。採用的策略是除了基本的歸納與演繹論證功夫之外，西方文論方面以「接受美學」為輔，作為部分論點支持，又或有問題是其他理論較適用時，亦兼用之。態度是在遇到不同的問題時，惟求最適當的解決途徑。礙於筆者淺陋，諸多面向難以求全，惟希冀擴展《律髓》研究的新視野耳。

接受美學重視的是讀者主動的與文本作用的狀態。一般人的閱讀，雖說已不可避免帶著「期待視野」，從此出發循著文本已具「召喚結構」(The Appeal Structure)〔註24〕去填補文本的「空白」(blanks)〔註25〕，以完成閱讀的過程。〔註26〕但事實上，實際的閱讀經驗中，讀者經常是帶著原本的期待視野，努力去尋找作者的原意（更多成分是會錯意），換個角度看，這實是一種努力去扮演「隱含的讀者」〔註27〕

Timothy Baht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chapt.1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pp. 3~45.

〔註24〕所謂召喚結構，是伊塞爾提出說明作品的否定性與意義空白促使讀者去尋找作品的意義，從而賦予他參與構成作品意義的權利。因此否定性與意義空白構成了作品的基礎，這就是作品的「召喚結構」。

〔註25〕伊塞爾 (Iser, Wolfgang, 1926——): 「文學文本作為一個過程，使得世界可能被重新形成。……如果要分析這個過程，我們需要一個模式來描述傳播、處理、重新形成的各個階段。這個模式必須把焦點集中在兩種引導過程中的互動：文本與脈絡的互動，文本與讀者的互動。兩種都必須被視為空白 (blanks)，這裡所謂的空白，意指文本並未明示這些關係的本質。見伊塞爾著，單德興譯：〈讀者反應批評的回顧〉，《中外文學》，第十九卷第十二期，頁94。

〔註26〕就伊塞爾而言，這樣的論調建立在完形理論 (Gestalt Theory) 上，他說：「文本和讀者的接觸點可以用完形理論來加以思索。……文學文本之內並不具有一個唯一的意義，而是當作一套指示，引導讀者自己去文學文本這麼做的時候，提供了一定份量的資訊，但也喚起了已經儲藏在讀者自己心目中的經驗。所以，讀者藉著結合給予自己的資訊與自己的經驗，而構成了完形。即使資訊處理得不好，或喚起的經驗只是片斷的，結果還是相同。」(同上注，頁95。)

〔註27〕關於「隱含的讀者」(The Implied Reader)，可參 Iser, Wolfgang. *The Act of Reading: A*